

文化工作社 世界文學譯叢

27年

1313216/03

伊里亞·愛倫堡原著
施蟄存 王仲年 王科一合譯

第九個淚頭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文化工作社

世界文學譯叢

— 44 —

第九個浪頭

伊里亞·愛倫堡原著
施蠶存 王仲年 王科一合譯

一九五三年一月印行



世界文學譯叢

第九個浪頭

The Ninth Wave

原 著 者 Ilya Ehrenburg

翻 譯 者 施蟄存 王仲年 王科一

出 版 者 文 化 工 作 社
上海北京東路 713 弄 520 號

總 經 售 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有 版 權

一 九 五 三 年 一 月 初 版

編號(九193)印數1-10000

類別 文學藝術

譯者題記

伊里亞·愛倫堡所著暴風雨的出版，是當今文學界一件大事，它給第二次世界大戰寫下了人民的史詩。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獨佔資本主義的美帝國主義者，繼承了法西斯衣鉢，向全世界愛好和平的民族露出了猙獰的面貌，伸出了魔手。它又脅從許多反動的政府，幫助它與自己的人民為敵。不甘心被侵略、被迫害的人民，在全世界各處都進行着堅強不屈的鬥爭，爲了自己的生存權利，也爲了全世界階級弟兄的生存權利。即使在美帝國主義者本國內，爲民主和自由而鬥爭的人民的力量，也是非常強大的。

這是全世界人民對反動統治階級的鬥爭，是民主自由對新法西斯的鬥爭，是文明對野蠻的鬥爭，也是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鬥爭。從一九四八年——暴風雨故事結束的時候——到如今，在全世界人民的鬥爭歷程中，顯示了正義、民主、自由的陣營一天一天地強大，一天一天地接近普遍的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湧現，美帝國侵略戰爭的慘敗，越南人民軍的勝利，各殖民地統治的著著崩潰，這些都在給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者敲起喪鐘。

在全人類歷史上，這個鬥爭將有何等偉大的意義！愛倫堡同志，繼續了暴風雨，把他的生動、複雜的畫面擴大並伸展到此時此地，寫成了第九個浪頭，——依據於民間傳說，意義是最巨大的浪頭——通過以真人真事加工的藝術形象，給我們寫下了又一部最現代的史詩。這個作品的意義及作用更是不可忽視的。

第九個浪頭已經首先在蘇聯旗雜誌上發表，並且同時有了英、法、德文譯本。我們這個譯本是從本年四月份的英文版蘇聯文學月刊所載英譯本轉譯的，我們很樂於，並且也很急於，把這個偉大的史詩貢獻給讀者，因為愛倫堡同志的暴風雨在我國已有了好幾個譯本，也就已經有不少的讀者在迫切期待着它的續集。

我們的譯本是採取分譯互校的方法完成的，這也可說是一種集體翻譯的工作，但是限於譯者們共同的缺點——見聞不廣，國際知識不夠豐富，譯這本書非常費力。雖然經過仔細的互校與討論，恐怕還有許多錯誤，希望讀者們隨時發現，予以指正。

在本年九月份的英文版蘇聯文學月刊上，登載了一篇維·尼古拉葉夫所寫關於第九個浪頭的評論，我們覺得這篇論文很可以幫助讀者理解及欣賞這部名著，所以把它一并譯出來，印在卷端，恰好是一篇很合適的序文。不過這篇評論是對於第九個浪頭全部而言，這個譯本還祇是其中的第一部分，所以故事不全，尚待續譯，俾成全豹，希讀者注意。

譯者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日

愛倫堡的新著：『第九個浪頭』

尼古拉葉夫

伊里亞·愛倫堡所著第九個浪頭底最後一部分，已經在莫斯科出版的旗雜誌上發表了。

愛倫堡的這本書是一部現時代的小說。書中的情節從一九四八年夏天開始，一直到一九五一年五月，展開的背景有美國和法國、捷克和西德、波蘭和蘇聯。

本書暴露了現代世界上的尖銳而緊張的衝突，和平與戰爭兩個主要力量之間的熱烈的鬥爭。小說中事件的全部過程和人物的心理演化，強有力的肯定了勝利將屬於和平與自由。

第九個浪頭是暴風雨的續集，讀者在本書中會碰到很多熟悉的人物——瑪朵、朗西埃、仲馬教授（現在是一個共產黨員了）、瓦齊里、佛來霍夫、克里羅夫醫生、他的女兒娜泰霞和其餘的人。

故事主要成分之一是外洋通訊社的製造戰爭的陰謀活動。這個美國通訊社的建立是作為一個反蘇聯和反人民民主國家的工具。愛倫堡小說裏的外洋通訊社就是美

帝國主義者侵略的象徵。它組織暗殺、破壞活動和捏造栽誣，企圖使人民反對共產黨。外洋通訊社的老闆，百萬富翁羅參議員，是一個敵視蘇聯的狂徒，他後面就是羅伯滋上校，一個早在一九四三年就堅持「除了進攻俄國別無其他出路」的特務頭子。

羅伯滋上校，一個深以為俄國人在日夜思索怎樣併吞美國的精神病人，是一個陰謀破壞和間諜活動的典型的組織家，這類活動是美國國會撥了好幾億元來部署的。為了助長這些醜惡的目的而從社會各階層僱用來的人物，我們在本書中都得到了一幅很好的典型的剖視圖。密西西比的斯密德爾少校，一個主張私刑的人，美國駐巴黎的間諜，參謀總部的尼爾士還有一個法國警長的滿臉粉刺的兒子，保爾·馬丁之流的小人物——這一類受美國統治者僱用的傢伙，使每一個正人君子都生出了憎惡之感，美國統治者恬不知恥地以「赤禍」之下的「人類保衛者」自居，要動着原子彈，從事於毒氣戰和細菌戰。

在幕後策動這個可怕的戰爭的是誰呢？當法國新聞記者沙白明知道了外洋通訊社的幕後工作的時候，他發現自己眼面前祇是一些用紙板糊合的人形，他們是服從「不露面的」華爾街老闆的意志的。牽線從羅伯滋上校通到五角大樓的多諾文，從多諾文通到哈里曼，到摩根和杜邦集團，到鋁大王和專事輸入鉅的「A B集團」。

關於即將到來的戰爭、關於氫氣彈、關於整個國家的毀滅、關於這一切無窮無盡的恐嚇的話，在戰爭販子自己的陣營裏面惹起了恐懼和狂亂。銀行家平特爾造了一所地下住宅。羅參議員提議在一系列開動的火車上舉行國會會議：『我老實告訴你，對赤色分子有原子彈的這個想法我始終弄不慣……』

這是一個違背自然的、精神畸形的人物的世界，他們對任何事物都沒有信心和誠意。像羅的女兒那種鮑暖思淫慾的怪癖墮落的人，或者像那個唯利是圖的新聞記者比爾·考斯德，他們雖然活着，卻在腐爛。

然而這個畸形的世界並不是美國人民的世界。著名的化學教授麥克雷說：『我為美國感覺慚愧，我愛我的國家，愛她的山嶺和河流、城市和農場。我愛美國普通人民的純潔、誠實和勇敢。但是冒充為美國人民的代表是誰呢？一小撮不學無術的殘暴的人而已。』

這一小撮反人類的陰謀家不是出於力量，而是由於無能，才從事他們的卑鄙的陰謀，並且僱用像比爾·考斯德這一類的人替他們服務。這個報界的敗類，一個徹頭徹尾腐化和貪婪的傢伙，讀者或許會認為是有些誇張性的諷刺描寫，但是在今天的美國，這是一個實際存在着的典型。愛倫堡筆下的考斯德，是今天許多資產階級新聞記者的一幅正確的畫像，他們爲了要博得主子的歡心，不擇任何卑鄙醜惡的手

段，任何極端無恥的謊話都編造得出來，任何欺哄詐騙也都卑躬屈節地去做。

羅和羅伯滋知道得很清楚：考斯德的荒謬可笑的假話，有理智的人不見得會接受——但是照他們的話說，世界上多的是『傻瓜』。於是愛倫堡描寫了一個『普通的公民』——麥克荷恩，最初他完全被這一套惡毒的宣傳所欺騙了，相信那些荒謬透頂的關於蘇聯的傳說。工人加斯東正確地說，麥克荷恩是一個『那種永遠不會知道自已爲甚麼被生活逼得到處碰壁的人，除非生活好好的給他們當頭一棒』。麥克荷恩是一個典型的小資產階級，他做甚麼事總是立不住腳。他一向經營一個防雨布工場，可是走了下坡路，在德國打了仗回來之後，他盡其全力祇能開一家小裁縫鋪子。接着，裁縫鋪也垮了，他在一家殯儀館裏找到了一個工作，還認爲自己是幸運的。麥克荷恩受了戰爭的恐嚇，聽了許多『共產黨要進攻美國』的謠言，竟盲目地參加了軍隊到了朝鮮。

『我並不是傻瓜，也不是昨天才養出來的小娃娃，但是國內每個人都說共產黨想要進攻美國。報紙上每天都登載這件事，他們講的嚇得我晚上覺也睡不着。……杜貝爾脫打發我去找另一個無賴，一個叫做安特斯的美國退伍軍人協會裏的傢伙，也許你聽到過他的。他說我非幫忙拯救美國不可，你們知道，一個人聽到這種話，就會發生作用。當然，現在我看清楚他欺騙了我。那時候我就有一種想法，認爲他

是一個流氓，不過我早已經簽了字，一個人總有自尊心的呀，我就這樣在朝鮮登陸。」

麥克荷恩在自己被俘之後，才把以前祇是模糊地懷疑着的事情慢慢地明白了過來：原來他大大地受了騙。『……你們如果問我，誰要這個戰爭，』他現在說，『我可以告訴你們：決不是傑姆·麥克荷恩。你們去和杜魯門談談吧，也許他知道。』我認為這完全是一個大騙局。』

普通的美國人是不要戰爭的，正如蘇聯和德國的、法國和捷克的以及所有精神健全和心地純潔的人民都不要戰爭一樣。兩萬個美國人爲法國的仲馬教授，一位熱情的和平戰士，開了一個歡迎會，場面使人深深感動。他們向他獻花、和他握手、熱情地談起反對戰爭的鬥爭。

愛倫堡也給了我們一幅關於戰後歐洲生活的廣泛的畫面。納粹匪幫的罪行的記憶尚新，人民還在爲成百萬犧牲的人而悲痛，但是新的法西斯征服者已在歐洲的古老的城市裏高視闊步了——他們在人家土地上踐踏，而他們對於那土地上的人民又是多麼輕蔑啊！在羅參議員眼裏，法國是一個已經衰竭無能的國家，完全依靠馬歇爾計劃的施捨。『法國人民不會利用一個好主意來賺錢，』他對他的女婿呢凡爾說；『他們甚至連將本求利都不會。』『教訓歐洲的方法不是用糖果，』這位參議員告

誠說，『而是用鞭子，一根又好又老的美國鞭子。』

對於那些剝削成性和眼光短淺的法國統治者，一九四〇年並沒有給他們甚麼教訓。一度依附過納粹的人們，目前在工業和政府裏又佔據着主要的位置。在新佔領者統治下，法國的工業受到了摧殘，人民陷入了更大的窮困。像皮勞得一類的製造商、法白一類的法西斯恐怖集團的組織者、白迪埃一類的部長，他們把自己的身體連靈魂一起賣給了美國人。既沒有國家觀念又不忠誠的呢凡爾，曾和納粹合作過，現在被羅派充駐巴黎的外洋通訊社社長，他嘴裏嚷着『保爾·梵樂希的兩行詩句比任何政治上的事情都更重要』，但是實際上卻全心全意地爲法西斯主義服務。他和比爾·考斯德是一對半斤八兩的偽君子，雖然他看了美國人的粗鹵要皺眉頭，瞧不起他們，把他們當做粗漢和鄉下佬，他還是替他們效勞。

別林斯基曾經說過，巴黎的人民是能夠使人祛除任何悲哀的，因為他們內心裏充滿了那麼多的歡樂。但是現在他們的臉卻憂鬱而陰沉了，因為他們看到自己的國家正在被統治者驅向毀滅。甚至朗西埃，一家工廠的老闆，也說：『法國人今天已經沒有甚麼值得高興的地方了……法國已經完了。我們本來是個強國，然而現在我們變成了甚麼呢？……當美國人解放我們的時候，我很高興，我相信他們。我當初以爲他們是有文化的人，誰知他們竟是一批粗人。……』

在一幕接一幕的情節裏，這部小說顯示了普通而單純的人民的生活和精神。這是真正的法國。它並沒有忘卻一九四〇年的悲劇，它是一個憤怒的、無畏的、戰鬪着的法國，隨時準備作決定性的鬪爭。愛倫堡對於瑪朵和仲馬這一類人物所懷抱的熱烈和真誠的情感，幫助了他活潑而生動地描繪出這些爲偉大的和平目的而忠實地鬪爭的人民。第九個浪頭以鼓舞的力量表現了法國工人和知識分子的強大的運動，他們要求一個自由獨立的法國，要求國際間的和平。在聖那才爾、哈弗爾、拉巴立斯和馬賽，碼頭工人拒絕裝卸武器。在尼斯，憤怒的人民把V—2火箭炸彈射架拋進了海裏。

三十萬徒手的礦工在扔毒氣彈的、有坦克和裝甲車支持的軍隊攻擊之下，始終堅持不屈。職工們從法國的每一個角落裏把他們些微的積蓄寄來救濟罷工工人。

『情願照法國方式死，不願照美國方式活，』在礦洞裏工作了三十四年的老萊考斯德說。『他們要消滅我們，他們知道我們不會去打仗。莫克手下的強盜們正在破壞礦坑。關心照管財產的是我們，他們一點都不關心。莫克自以爲可以嚇倒我們了。但是坦克能給國家產煤嗎？這些寄生蟲！最好叫他們下坑去拿拿汽鎚看！』

『滾出法國去！』法國人對艾森豪威爾喊道。

『如果美國人妄想我們會和斯大林格勒的人民打仗，那他們是瘋了，』法國的

人民宣言着。

各族人民爲爭取自己的獨立、爲爭取和平而進行的鬥爭，是全書的中心思想。

愛倫堡也寫到德國，他描寫了今日德國生活中最富有特色的現象——廣大的人羣衆的新覺悟。一個西德工人，共產黨員伏爾夫，憤怒地說：『難道祇因爲美國人不喜歡俄國的方式而要我們去送死嗎？沒的事兒！如果他們這樣的急於要打仗，讓他們去打吧，我們不幹。』在很多其他的插曲中間，作者也表現了美國的領土擴張論者的戰爭陰謀在德國和法國人民中所引起的厭惡。

生命在教導人民真理，在打開先前被引入歧途的人們的眼睛。這一點我們在沙勃朗身上很明顯地看到了，沙勃朗是被外洋通訊社派到莫斯科去的新聞記者。等沙勃朗瞭解了蘇聯人民和他們的生活以後，他體會到美國的宣傳是爲了要激起戰爭情緒，故意誹謗蘇聯人民，實際上蘇聯正忙於建設，要求和平的生活。他逐漸感到自己一定要把真相告訴全世界，一定要證明『一個站在工程架上的人不能夠揮動一顆炸彈，他的心和手都忙着別的事呢』。當他驚駭地發現外洋通訊社是一個破壞和恐怖活動的組織時，他下了決心，揭露了美帝國主義者可怕的殺人陰謀。

沒有一個正直的人可以脫離爭取和平的偉大的鬥爭了，除了沙勃朗之外，愛倫堡筆下其餘的人物也開始明確這個事實。密西西比州傑克遜地方的一個老律師克拉

克，對虐殺黑人的罪惡深有反感之後，覺悟到對於黑種人民的虐待祇是一串罪惡的長鏈上的一環。『每一個正人君子現在都應該行動了，』他對他的妻子說，『否則這些黑棍要把國家毀掉了。你看他們在朝鮮幹的事……』

對美國主義者的憤怒，普遍地在世界各地高漲着。普通人，不管屬於甚麼民族，都拒絕接受『美國生活方式』，也拒絕去強迫別人接受。他已經看到了這種大事宣傳的『生活方式』的『優點』，沒有為他們賣命的胃口。讀第九個浪頭的時候，我們更深刻地覺得人道報說的話是正確的，當細菌戰將軍李奇微到了法國，人民強烈地抗議時，人道報說：『帝國主義者想要一支「歐洲軍」；他們會得到的，但是那支軍隊不會像他們理想中的那樣：他們將要面臨一個千百萬男男女女組織成的、廣大而團結密切的羣衆，這些人民羣衆決心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保衛和平到底。』

沙勃朗和克拉克這一類人在能夠看到事物的真相之前，還得經歷一段艱苦的路程，在描寫這條路程時，愛倫堡以加倍的力量使人深刻地感覺到：今天最主要的任務之一，是爭取那些心中還受虛妄的反和平宣傳所迷惑的千百萬人民羣衆。和平運動的一部份主要工作，是給那些對罪惡的戰爭陰謀還漠然不覺的人們打開眼睛。

本書最有趣味的部份中間，有幾章是描寫世界保衛和平大會委員會的斯德哥爾摩會議，和在華沙召開的世界和平大會，雖然遭遇到企圖拒絕簽准代表們到薛飛爾

德的阻撓，會議仍然開成了。華沙會議的場面是極度有威力的。愛倫堡本人是世界和平運動中一個傑出的人物，戰爭以後到過很多國家，他卓越地表達了和平與民主統一戰線的巨大力量。

第九個浪頭裏一個主角說過：『世界上正直的人究竟要比無賴多，』讀這本書的時候，我們不由得記起了這句話。黑種姑娘傑妮一走進大會場，看到大廳裏擠滿了從全世界四面八方來的人，站着呆住了。這些不就是所有渴望和平與幸福的、正直的男男女女的代表嗎？

『大廳的牆壁彷彿往後退去了：她眼前看到的是整個的世界。拉羅錫爾的碼頭工人驕傲地站在港口，聲明他們不願意卸運大砲。西西里田野上的農民起誓必定要保護他們的土地，並且唱着非常美妙的歌。在長長的高梁桿中間，中國人正趕緊跑去援救朝鮮人。玻利維亞的礦工們在對憲兵說：『我們決不幫助兇手。』在伏爾加河岸上，一個新的斯大林格勒以神話般的速度興起了。埃及農民在炎熱的太陽下面收集和平簽名。一個年老的印度人在背誦幸福的詩句。』

在和平大會上，人民通過了他們率直的代表，宣誓保衛世界不讓它受到戰爭的威脅，他們對於自己在這場鬥爭中團結一致的認識，是一個鼓舞和信心的輝煌的泉源。

有一個民間迷信，說第九個浪頭是暴風雨中最強大的浪頭，愛倫堡的小說的名稱象徵了人民的澎湃洶湧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是無窮無竭的，那些企圖阻撓他們從事和平事業，要把他們投入戰爭恐怖的人，將被人民憤怒的強大的浪頭所掃除。

一切愛好和平的人的堅強的城堡是偉大的蘇聯——全世界的不可摧毀的堡壘。和平與建設性勞動是蘇維埃人民至上的要求，本書中描寫蘇聯生活的幾章底中心思想，也正表明了這一點。一個地方蘇維埃的代表，克里羅夫醫生，嘲笑資本主義的報紙誹謗蘇聯人民在準備進攻，他說：『不錯啊，我們是已經發動了攻勢——不過祇是對旱災的攻勢，不是對他們。』薛巴爾辛教授記起了他被召到克里姆林宮去報告有關栽植防護林帶事宜的那個日子。正好也在那一天，杜魯門發表了演說，大談其『赤色戰禍』，於是提出要求更多的槍砲、更多的軍事基地和武裝西歐，而薛巴爾辛教授出席了一個蘇維埃行政人員的會議，討論在各種不同的區域裏栽植哪幾種樹木最適宜。

青年建築師瓦齊里·佛來霍夫渴望着建設一個新的明斯克，那兒每一條街道、每一條林蔭道、每一個廣場都要顯出這是一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首都，他的妻子娜泰霞正在做一個龐大的防護林帶計劃，他們和許許多多別的人，像克里羅夫

醫生和薛巴爾辛教授那些人一樣，都是一些被偉大事業的遠景所熱烈地鼓舞着的男女。

他們大家都有一種崇高的內在力量的源泉，他們是在爲全人類的真正幸福而工作。他們在重建被戰爭毀滅的城市，建立新的城市，在改變地球的外貌，把不毛之地化爲肥沃的田野，在這同時間，他們不但給他們自己的人民帶來繁榮和富足，並且還提供了一個社會主義生活、社會主義建設性活動的極好榜樣。正是這個偉大的榜樣鼓舞着瑪朵、仲馬以及資本主義國家中所有進步的人民，鼓舞他們進行鬥爭，使他們充滿了人道必定戰勝野蠻的堅定的信心。

專心一志從事建設性勞動的愛好和平的人民，如果有任何敵人竟敢侵犯他們，將是不可輕侮的。瓦齊里·佛來霍夫說：『我們打仗不是白打的。……我們不是小孩子；他們嚇不倒我們。』砌磚匠薛列加用工作上的傑出表現來表示擁護和平；但是一朝需要的時候，他以及每一個別的蘇維埃公民也知道怎樣有效地保衛自己的祖國，不受瘋狂的戰爭販子的侵害。蘇維埃男女有一種深刻的尊嚴感；他們深信自己的力量。

世界保衛和平大會委員會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期間，在薛巴爾辛教授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比爾·考斯德問道：『也許薛巴爾辛先生能夠告訴我們，俄羅斯軍隊